過去現在因果經卷第四　　　言

宋天竺三藏求那跋陀羅譯

尒時有長者子名曰耶舍聰明利根
極大巨富閻浮提中最為第一服天
冠瓔珞著無價寶屐其於中夜與諸
妓女相娛樂已各還寢息忽從眠覺
見諸妓女或有伏卧或有仰眠頭髮
蓬亂涎唾流出樂器服玩顛倒縱横
既見是已生厭離心而自念言我今
在此災怪之內於不淨中妄生淨想
作是念時以天力故空中光明門自
然開尋光而去趣鹿野苑路由恒河
高聲唱言苦哉怪哉佛言耶舍汝便
可來我此今有離苦之法耶舍聞已
所著寶屐價直閻浮提即便脫之渡
於恒河往詣佛所見三十二相八十
種好顏容挺特威德具足心大歡喜
踊躍無量五體投地頂禮佛足唯願
世尊救濟於我佛言善哉善男子諦
聽善思念之如來即便隨順其根而
為說法耶舍色受想行識無常苦空
無我汝知之不是時耶舍聞說此語

即於諸法遠塵離垢得法眼淨於是
如來重說四諦漏盡意解心得自在
成阿羅漢果即荅佛言世尊色受想
行識實是無常苦空無我尒時如來
猶見耶舍著嚴身具即說偈言

雖復處居家 服寶嚴身具 善攝諸情根
厭離於五欲 若能如此者 是為真出家
雖身在曠野 服食於麁澁 意猶貪五欲
是為非出家 一切造善惡 皆從心想生
是故真出家 皆以心為本

尒時耶舍既聞如來說此偈已心自
念言世尊所以說此偈者正當以我
猶著七寶我今宜當脫如此服即便
禮佛而白佛言唯願世尊聽我出家
佛言善來比丘鬚髮自落袈裟著身
即成沙門尒時耶舍父既至天曉求
覓耶舍不知所在心大懊惱悲號涕
泣緣路推尋到恒河側見其子屐心
自思惟我子正當從此道去即尋其
跡至於佛所尒時世尊知其為子故
來至此若使即得見耶舍者必生
大苦或能命終便以神力隱耶舍身
其父即便前到佛所頭面禮足退坐

　言

一面於是如来即隨其根而為說法
善男子色受想行識无常苦空無我
汝知之不時耶舍父聞說此言即於
諸法遠塵離垢得法眼淨而白佛言
世尊色受想行識實是無常苦空無
我尒時如来既已知其見於道跡恩
愛漸薄而問之言汝何因緣而来至
此其即答言我有一子名曰耶舍昨
夜之中忽失所在今且推求見其寶
屐在恒河側追尋足跡故来至此尒
時世尊攝其神力其父即便得見耶
舍心大歡喜語耶舍言善哉善哉汝
為此事真實快也既能自度又能度
他汝今在此故令我来得見道跡即
於佛前受三自歸於是閻浮提中唯
此長者為優婆塞最初獲得供養
三寶

尒時又有耶舍朋類五十長者子聞
佛出世又聞耶舍於佛法中出家修
道各自念言世間今者有無上尊
長者子耶舍聰慧辯了才藝過人
乃能捨其豪族棄五欲樂毀形守志
而為沙門我等今者復何顧戀不出

家耶作是念已共詣佛所未至之間
遥見如来相好殊特光明赫奕心大
歡喜舉體清涼敬情轉至即前佛所
合掌圍繞頭面礼足諸長者子宿殖
德本聰達易悟如来即便隨其所應
而為說法善男子色受想行識无常
苦空無我汝知之不說此語已時諸
長者子於諸法中逺塵離垢得法眼
淨即白佛言世尊色受想行識實是
無常苦空無我唯願世尊聽我出家
佛言善来比丘鬚髮自落袈裟著身
即成沙門尒時世尊又為廣說四諦
時五十比丘漏盡意解得阿羅漢果
尒時始有五十六阿羅漢是時如来告
諸比丘汝等所作已辦堪為世間作
上福田宜各遊方教化以慈悲心度
諸衆生我今亦當獨往摩竭提國王
舍城中度諸人民諸比丘言善哉世
尊尒時比丘頭面礼足各持衣鉢辭
別而去
尒時世尊即便思惟我今應度何等
衆生而能廣利一切人天唯有優樓
頻螺迦葉兄弟三人在摩竭提國學

過去現在因果經卷第四　第五張　言

學仙道國王臣民皆悉歸信又其聰
明利根易悟然其我慢亦難摧伏我
今當往而度脫之思惟是已即發波
羅㮈趣摩竭提國日將昏暮往優樓
頻螺迦葉住處于時迦葉忽見如来
相好莊嚴心大歡喜而作是言年少
沙門從何所来佛即荅言我從波羅
㮈國當詣摩竭提國日既晚暮欲寄一
宿迦葉又言寄宿止者甚不相違但
諸房舍悉弟子住唯有石室極為潔
淨我事火具皆在其中此寂靜處可
得相容然有惡龍居在其內恐相害
耳佛又荅言雖有惡龍但以見借迦
葉又言其性兇暴必當相害非是有
惜佛又荅言但以見借必無辱也迦
葉又言若能住者便住隨意佛言善
哉即於其夕而入石室結加趺坐而
入三昧尒時惡龍毒心轉盛舉體烟
出世尊即入火光三昧龍見是已火
焰衝天焚燒石室迦葉弟子先見此火
而還白師彼年少沙門聰明端嚴今為
龍火之所燒害迦葉驚起見彼龍火
心懷悲傷即勅弟子以水澆之水不

能滅火更熾盛石室融盡尒時世尊
身心不動容顏怡然降彼惡龍使無
復毒授三歸依置於鉢中至天明已
迦葉師徒俱往佛所年少沙門龍火
猛烈將無為此之所傷耶沙門借室
我昨所以不相與者正為此耳佛言
我內清淨終不為彼外災所害彼毒
龍者今在鉢中即便舉鉢以示迦葉
迦葉師徒見於沙門處火不燒降伏
惡龍置於鉢中歎未曾有語弟子言
年少沙門雖復神通然故不如我道
真也尒時世尊語迦葉言我今方欲
停止此處迦葉荅言善哉隨意是時
如来於第二夜坐一樹下時四天王
夜来佛所而共聽法各放光明照踰
日月迦葉夜起遙見天光在如来側
語弟子言年少沙門亦事於火至明
日曉往詣佛所問言沙門汝事火耶
佛言不也有四天王夜来聽法是其
光耳於是迦葉語弟子言年少沙門
有大神德然故不如我道真也至第
三夜釋提桓因来下聽法放大光明
如日初昇迦葉弟子遙見天光在如

來側而白師言年少沙門定事火也
至於明旦往詣佛所問沙門言汝定
事火佛言不也釋提桓因來下聽法是
其光耳于時迦葉語弟子言年少沙
門神德雖盛然故不如我道眞也至
第四夜大梵天王來下聽法放大光
明如日正中迦葉夜起見有光明在
如來側沙門必定事火也明日問
佛汝定事火佛言不也大梵天王夜
來聽法是其光耳於是迦葉心自念
言年少沙門雖復神妙然故不如我
道眞也
尒時迦葉五百弟子各事三火於晨
朝時俱欲然火火不肯燃皆向迦葉
具說此事迦葉聞已心自思惟此必
當是沙門所爲卽與弟子來詣佛所
而白佛言我諸弟子各事三火旦欲
然之而火不然佛卽荅言汝可還去
火當自然迦葉便還見火已然心自
念言年少沙門雖復神妙然故不如
我道眞也諸弟子衆供養火畢而欲
滅之不能令滅卽向迦葉具說此事
迦葉聞已心自思惟此亦當是沙門

所為即與弟子來至佛所而白佛言
我諸弟子朝欲滅火而火不滅佛即
荅言汝可還去火自當滅迦葉便歸
見火已滅心自念言年少沙門雖復
神妙然故不如我道真也
尒時迦葉自事三火晨朝欲燃火不
肯然即自思惟此必復是沙門所為
即往佛所而白佛言我朝燃火而不
肯然佛即荅言汝可還去火自當燃
迦葉便歸見火已燃心自念言年少
沙門雖復神妙然故不如我道真也
於時迦葉供養火畢而欲滅之不能
令滅心自思惟此必當是沙門所為
即往佛所而白佛言我朝燃火今欲
滅之而不肯滅佛即荅言汝可還去
火自當滅迦葉便歸見火已滅心自
念言年少沙門雖復神妙然故不如
我道真也
尒時迦葉諸弟子衆晨朝破薪斧不
肯舉即向迦葉具說此事迦葉聞已
心自思惟此必復是沙門所為即與
弟子來至佛所而白佛言我諸弟子
朝欲破薪斧不肯舉佛即荅言汝可

過現因果經卷第三 [illegible]

還去今自當舉迦葉便歸見諸弟子
斧皆得舉而自念言年少沙門雖復
神妙然故不如我道真也迦葉弟子
即得舉斧復不肯下還向迦葉具說
此事迦葉聞已自思惟此亦當是
沙門所為即與弟子往至佛所而白
佛言我諸弟子皆欲破薪斧既得舉
復不肯下佛即答言汝可還去當令
斧下迦葉既歸見諸弟子斧皆得下
心自念言年少沙門雖復神妙然故
不如我道真也
爾時迦葉於晨朝時自欲破薪斧不
得舉心自思惟此亦當是沙門所為
即詣佛所而白佛言我且破薪斧不
肯舉佛即答言汝可還去今自當舉
迦葉既還斧即得舉心自念言年少
沙門雖復神妙然故不如我道真也
迦葉斧既舉已又不肯下心自思惟
此亦當是沙門所為即詣佛所而白
佛言我斧已舉復不肯下佛即答言
汝可還去今自當下迦葉即歸斧即
得下心自念言年少沙門雖復神妙
然故不如我道真也

尒時迦葉即白佛言年少沙門可共
於此共修梵行房舍衣食我當相給
于時世尊默然許之迦葉知佛許已
還其所住即勑日日辦好飲食并施
床座至明食時自行請佛佛言汝去
我隨後往迦葉適去俄尒之間世尊
即便至閻浮洲取閻浮果滿鉢持来
迦葉未至佛已先到迦葉後来見佛
已坐即便問言年少沙門從何道来
而先至此佛以鉢中閻浮果以示迦
葉而語之言汝今識此鉢中果不迦
葉答言不識此果佛言從此南行數
万踰闍那彼有一洲其上有樹名曰
閻浮緣有此樹故言閻浮提我此鉢
中是彼果也於一念頃取此果来極
為香美汝可噉之於是迦葉心自思
惟彼道去此極為長遠而此沙門乃
能俄尒已得往還神通變化殊自迳
疾然故不如我道真也迦葉即便下
種種食佛即呪願
婆羅門法中　奉事火為最　一切衆流中
大海為其最　於諸星宿中　月光為其最
一切光明中　日照為其最　於諸福田中

過去現在因果經卷第四 第十張 言

佛福田為最 若欲求大果 當供佛福田
佛食已畢還歸所住洗鉢漱口坐於
樹下明日食時復往請佛佛言汝去
我隨後往迦葉適去俄尒之間世尊
即便至弗婆提取菴摩羅果滿鉢持
來迦葉未至佛已先到迦葉後來見
佛已坐即便問言年少沙門從何道
來而先至此佛以鉢中菴摩羅果以
示迦葉而語之言汝今識此鉢中果
不迦葉荅言不識此果佛言從此東
行數万踰闍那到弗婆提取此果來
名菴摩羅極為香美汝可食之迦葉
聞已心自念言彼道去此極為長遠
而此沙門乃能俄尒以得往還覩其
神力所未曾有然故不如我道真也
迦葉即便下種種食佛即呪願
婆羅門法中 奉事火為最 一切衆流中
大海為其最 於諸星宿中 月光為其最
一切光明中 日照為其最 於諸福田中
佛福田為最 若欲求大果 當供佛福田
佛食已畢還歸所止洗鉢漱口坐於
樹下明日食時復往請佛佛言汝去
我隨後往迦葉適去俄尒之間世尊

卽便至瞿陁尼取呵梨勒果滿鉢持
來迦葉未至佛已先到迦葉後來見
佛已坐卽便問言年少沙門從何道
來而先至此佛以鉢中呵梨勒果以
示迦葉而語之言汝今識此鉢中果
不迦葉荅言不識此果佛言從此西
行數万踰闍那到瞿陁尼取此果來
名呵梨勒極為香美汝可食之迦葉
聞已心自念言彼道去此極為長遠
而此沙門乃能俄介已得往還觀其
神通所未曾有然故不如我道眞也
迦葉卽便下種種食佛卽呪願
婆羅門法中　奉事火為最　一切衆流中
大海為其最　於諸星宿中　月光為其最
一切光明中　日照為其最　於諸福田中
佛福田為最　若欲求大果　當供佛福田
佛食已畢還歸所止先鉢漱口坐於
樹下明日食時復往請佛佛言汝去
我隨後往迦葉適去俄介之閒世尊
卽便至欝單越取自然粳米飯滿鉢
持來迦葉未至佛已先到迦葉後來
見佛已坐卽便問言年少沙門從何
道來而先至此佛以鉢中粳米飯以

示迦葉而語之言汝今識此鉢中飯
不迦葉答言不識此飯佛言從此北行
數万踰闍那到欝單越取此自然粳米
飯來極為香美汝可食之迦葉聞已心
自念言彼道去此極為長遠而此沙
門乃能俄尒已得往還雖復神通難
可測量然故不如我道真也迦葉即
便下種種食佛即呪願

婆羅門法中　奉事火為冣　一切衆流中
大海為其宗　於諸星宿中　月光為其冣
一切光明中　日照為其冣　於諸福田中
佛福田為冣　若欲求大果　當供佛福田

佛食已畢却歸所止洗鉢漱口坐於
樹下明日食時復往請佛佛言善哉
即共俱行既到其舍下種種食佛即
呪願

婆羅門法中　奉事火為冣　一切衆流中
大海為其宗　於諸星宿中　月光為其冣
一切光明中　日照為其冣　於諸福田中
佛福田為冣　若欲求大果　當供佛福田

尒時世尊呪願已畢即便取食食已還
樹下食竟心念須水釋提桓因即知
佛意如大壯士屈伸臂頃從天來下

到於佛前頭面礼足即便以手指地
成池其水清淨具八功徳如来即便
得而用之澡漱既畢為釋提桓因説
種種法釋提桓因既聞法已歡喜踊
躍忽然不現還歸天宮是時迦葉於
中食後林間經行心自念言年少沙
門今日受食還歸樹下我當往彼而
看視之即詣佛所忽見樹側有一大
池泉水澄淨具八功徳恠而問佛此
中云何忽有此池佛即答言旦受波
儞還歸此處食訖須水澡漱洗鉢釋
提桓因知我此意從天上来以手指
地而成此池尒時迦葉既見池水復
聞佛言心自思惟年少沙門有大威
徳乃能如此感致天瑞然故不如我
道真也
尒時世尊別於他日林間經行見糞
穢中有諸弊帛即便拾取欲浣濯之
心念須石釋提桓因即知佛意如大
壯士屈伸臂頃往香山上取四方石安
置樹間即白佛言可就石上浣濯衣
也佛復心念今應須水釋提桓因又
往香山取大石槽盛清淨水置方石

所釋提桓因所為事畢忽然不現還
歸天宮
爾時世尊浣濯已竟還坐樹下是時
迦葉来至佛所忽見樹間有四方石
及大石槽即自思惟此中云何有此
二物心懷驚怪而往問佛年少沙門
汝此樹間有四方石及大石槽從何
而来於是世尊即荅之言我向經行
見地弊帛取欲浣之心念須此釋提
桓因知我此意即往香山而取之来
迦葉聞已歎未曾有而自念言年少
沙門雖有如是大威神力能感諸天
然故不如我道真也爾時世尊又於他
日入指地池而自洗浴洗浴訖已心念
欲出無所攀持池上有樹名迦羅迦
枝葉蔚映臨於池上樹神即便按此
樹枝令佛攀出還坐樹下于時迦葉
来至佛所忽然見樹曲枝垂蔭怪而
問佛此樹何故曲枝垂蔭佛即荅言
我於向者入池洗浴出无所攀樹神致
感為我曲之於是迦葉見樹曲枝又
聞佛言歎未曾有而自心念年少沙
門乃有如此大威德力能感樹神然

故不如我道真也

過去現在因果經卷四 第十六張 言

尒時迦葉心自念言明日摩竭提王
及諸臣民婆羅門長者居士等當来
就我作七日會年少沙門若来在此
國王臣民婆羅門長者居士等見其
相好及以神通威德力者必當捨我
而奉事之願此沙門於七日中不来
我所佛知其意即便往詣北欝單越
七日七夜停彼不現過七日已集會
畢訖國王辭去迦葉心念年少沙門
近於七日不来我所善哉快哉我今
既有集會餘饌欲以供之其若来者
善得時宜於是世尊即知其意從欝
單越辟如壯士屈伸臂頃来到其前
于時迦葉忽見如来心大驚喜即問
佛言汝近七日遊行何處而不相見
佛即荅言摩竭提王及諸臣民婆羅
門長者居士於七日中就汝集會汝
近心念不欲見我是故我往北欝單
越以避汝耳汝今心念欲令我来所
以今者故来詣汝迦葉聞佛說此言
已心驚毛竪而作此念年少沙門乃
知我意甚為奇特然故不如我道

眞也
尒時世尊又於他日心自思惟優樓
頻螺迦葉根縁漸熟今者正是調伏
其時思惟是已即趣尼連禪河既到
河側是時魔王来詣佛所而白佛言
世尊今者宜般涅槃善逝今者宜般
涅槃何以故所應度者皆悉解脱今
者正是般涅槃時如是三請世尊尒
時荅魔王言我今未是般涅槃時所
以者何我四部衆比丘比丘尼優婆
塞優婆夷未具足故所應度者皆未
究竟諸外道衆悉未降伏尒時如来
亦復三荅魔王聞已心懷愁惱即還
天宫世尊即便入尼連禪河以神通
力令水兩開佛所行處步步塵起使
兩面水皆悉涌起迦葉遥見謂佛没
溺即與弟子乗船而来既至河側見
佛行處皆悉塵起歎其希有而自念
言年少沙門雖有如此神通之力然
故不如我道眞也是時迦葉即問佛
言年少沙門欲上船不佛言甚善于
時世尊即以神力貫船底入結加趺
坐迦葉見佛從船底入而無穿漏歎

過去現在因果經卷四 第十八張 言 莊

共希有心自念言年少沙門乃有如
是自在神力然故不如我得真阿羅
漢也佛即語言迦葉汝非阿羅漢亦復
非是阿羅漢向汝今何故起大我慢
迦葉聞說如此語時心懷愧懼身毛
皆竪而自念言年少沙門善知我心即
白佛言如是沙門如是大仙善知我
心唯願大仙攝受於我佛即荅言汝
既年耆百二十歲又復多有弟子眷
屬又為國王臣民所敬若欲決定入
我法者先與弟子熟共論詳迦葉荅
言善哉善哉如大仙勑然我內心非
不決定為當還與弟子論耳作此語
已即還本處集諸弟子而語之言年
少沙門住此以來見其種種神通變
化極為奇特智慧深遠性又安庠我今
便欲歸依其法汝等云何弟子荅言
我等所知皆尊者恩年少沙門既為
尊者之所歸信豈當有虛我等亦見
有諸奇異尊者若欲必受其法我等
亦願隨從歸依于時迦葉聞諸弟子
作是言已即便相與俱詣佛所而白
佛言我及弟子今定歸依唯願大仙

過去現在因果經卷第三 第九張 言

時攝我等佛言善来比丘鬚髮自落
袈裟著身即成沙門尒時世尊即隨
所應廣說四諦于時迦葉聞說法已
遠塵離垢得法眼淨乃至漸漸成阿
羅漢
尒時迦葉五百弟子既見其師已為
沙門心生願樂亦欲出家即白佛言
我等大師已為大仙之所攝受今成
沙門我等亦樂隨大師學唯願大仙
聽我出家佛言善来比丘鬚髮自落
袈裟著身即成沙門於是世尊即為
轉於四諦法輪時五百弟子遠塵離
垢得法眼淨成須陁洹果漸漸修行
乃至亦得阿羅漢果尒時迦葉及五
百弟子以其事火種種之具悉皆擲
棄尼連禪河師徒相與隨佛而去尒
時迦葉二弟一名那提迦葉二名伽
耶迦葉各有二百五十弟子在尼連
禪河側居兄下流忽見其兄并及弟
子所事火具悉逐流来心大驚愕而
自念言我兄今者有何不祥事火之
具今隨水流將非惡人之所害耶是
時二弟奔竟相就而共議言我兄今

者若復不為惡人所害諸物何緣從
水而来苦哉怪哉我等宜速共至兄
所即便相與泝流而上至兄住處空
寂無人心大悲絶不知其兄及諸弟
子之所在處四向推尋遇見舊人而
問之言我仙聖兄及諸弟子不知所
在汝見之不舊人荅言汝仙聖兄與
諸弟子棄事火具皆悉往於瞿曇之
所出家學道是時二弟聞此語已心大
懊惱怪未曾有又自念言云何棄於
阿羅漢道而復更求他餘法耶即便
馳往至其兄所到已見兄并及眷屬
剃除鬚髮身披袈裟即便跪拜而問
兄言兄本既是大阿羅漢聰明智慧
無與等者名聞十方莫不宗仰何故
於今自捨此道還從人學此非小事
尒時迦葉荅其弟言我見世尊成就
大慈大悲有三事奇特一者神通變
化二者慧心清徹決定成就一切種
智三者善知人根隨順攝受以此事
故於佛法中出家修道我今雖復國
王臣民所見宗敬世論機辯無能折
者然非永絶生死之法唯有如来所

可演說能盡生死既値如是大聖之尊
而不自勵師彼高勝則是無心亦為無
眼二弟白言若如兄語決定是成一切
種智我所知得皆是兄力兄今既已從
佛出家我等亦願隨順兄學即各語
其諸弟子言我今欲同大兄於佛法
中出家學道汝意云何時諸弟子即
咨師言我等所以得有知見皆大師
恩大師若欲於佛法中而出家者亦
願隨從於是那提迦葉伽耶迦葉各
與二百五十弟子至於佛所頭面礼足
而白佛言世尊唯願慈哀濟度我等
佛言善来比丘鬚髮自落袈裟著身
即成沙門時那提迦葉伽耶迦葉又
白佛言我諸弟子今皆欲於佛法出
家唯願世尊垂慈聽許佛即答言善
哉善哉尒時世尊便呼善来比丘鬚
髮自落袈裟著身即成沙門尒時世
尊即為那提迦葉伽耶迦葉及諸弟
子現大神變又應其心而為說法語
言比丘當知世間皆為貪欲瞋恚愚
癡猛火之所燒炙汝等往昔奉事三
火既能絶棄除此外惑今三毒火尚

猶在身宜速滅之時諸比丘聞佛此
語於諸法中遠塵離垢得法眼淨世
尊又為廣說四諦皆悉得於阿羅
漢果
尒時世尊心自念言頻毗娑羅王往
昔於我有約誓言道若成者願先見
度今日時至宜應往彼滿其本願作
此念已即與迦葉兄弟及千比丘眷
屬圍遶往王舍城詣頻毗娑羅王所
尒時頻毗娑羅王昔以聚落給優樓
頻螺迦葉者既見迦葉及其弟子悉
為沙門即還啓王說如此事王與諸
臣既聞此語心大驚愕默然無聲時
外人民聞此語已各相謂言優樓頻
螺迦葉智慧深遠無與等者年又耆
老已得阿羅漢云何反為瞿曇弟子終
無此理乃可說言沙門瞿曇為弟子
耳尒時世尊漸近王舍城住於杖林
時優樓頻螺迦葉即便遣其常所使
人白頻毗娑羅王言我今於佛法中
出家修道今隨從佛來至杖林大王
宜先礼拜供養王聞來信說此言已
乃決定知優樓頻螺迦葉為佛弟子

即勑嚴駕與諸大臣婆羅門及人民
眾往詣佛所至杖林外王即下輦除
却儀飾步至佛前尒時空中有天而
語王言如來今者在此林中是諸天
人衆上福田大王宜應恭敬供養又
應宣示國中人民皆悉令其供養如
來時王既聞彼天語已心大歡喜倍
增踊躍便進林中遥見如來相好莊
嚴又見優樓頻螺迦葉兄弟三人并其
弟子前後圍繞如盛滿月處衆星中
步步踊悅不能自勝既至佛所頭面
礼足而白佛言我是月種摩竭提王
名頻毗婆羅世尊知不佛即答言善
哉大王於是頻毗婆羅王却坐一面
時婆羅門及以大臣諸人民衆皆悉
就座尒時世尊既見來衆皆安坐已
即以梵音慰問頻毗婆羅王言大王
四大常安隱不統理民務無乃勞耶
王即答言蒙世尊恩幸得安隱尒時
頻毗婆羅王及餘大學婆羅門長者
居士大臣人民既見迦葉為佛弟子
自相謂言嗚呼如來有大神力智慧
深遠不可思議乃能伏於如此之人

以為弟子尒時復有諸餘人衆心自
念言優樓頻螺迦葉有大智慧普為
世人之所歸信云何當為沙門瞿曇
而作弟子心懷孤疑尒時世尊知彼
心念即語迦葉汝今宜應現諸神變
于時迦葉即昇虛空身上出水身下
出火身上出火身下出水或現大身
滿虛空中或復現小或分一身為無
量身或現入地還復踊出於虛空中
行住坐卧舉衆見已歎未曾有悉皆
稱言第一大仙尒時迦葉現此變已
即從空下到於佛前頭面禮足而白
佛言世尊實是天人之師我今實是
尊之弟子如是三說佛即荅言如是
如是迦葉汝於我法見何等利棄捨
火具而出家耶於是迦葉以偈荅言
我於昔日中　所事火功德　得生天人中
受於五欲樂　恒如是輪轉　沒於生死海
我見此過患　所以棄捨之　又復事火福
得生天人中　增長貪恚癡　是故我遠離
又復事火福　為求將來生　既已有生故
必有老病死　已見如此事　是故棄火法
施會修苦行　及以事火福　雖得生梵天

此非究竟處　以是因緣故　所以棄事火
我見如来法　離生老病死　究竟解脫處
是故今出家　如来真解脫　為諸天人師
以是因緣故　歸依大聖尊　如来大慈悲
現種種方便　及諸神通力　而以引導我
云何而復應　奉事於火法
尒時頻毗娑羅王及諸大衆聞優樓
頻螺迦葉說此偈言心大歡喜於如
来所深生敬信決定得知如来必成
一切種智審知迦葉是佛弟子尒時
諸天於虛空中雨衆天花作妙伎樂
異口同音唱言善哉優樓頻螺迦葉
快說此偈尒時世尊知諸大衆心意
決定無復狐疑又觀其根皆已成熟
即為說法大王當知此五陰身以識
為本因於識故而生意根以意根故
而生於色而此色法生滅不住大王
若能如是觀者則能於身善知無常
如此觀身不取身相則能離我及於
我所若能觀色離我我所即知色生
便是苦生若知色滅便是苦滅若人
能作如此觀者是名為解若人不能
作斯觀者是名為縛法本無我及以

我所以倒想故橫計有我及以我所
無有實法若能斷此倒惑想者則是
解脫尒時頻毗娑羅王心自思惟若
謂衆生言有我者而名為縛一切衆
生皆悉無我既無有我誰受果報尒
時世尊知彼心念即語之言一切衆
生所為善惡及受果報皆非我造亦
非我受而今現有造作善惡受果報
者大王諦聽當為王說大王但以情
塵識合於境生染累想滋繁以是緣
故馳流生死備受苦報若於境無染
息其累想則得解脫以情塵識三事
因緣共起善惡及受果報更無別我
譬如鑽火因手轉燧得有火生然彼
火性不從手生及以燧出亦復不離
手及燧鑽彼情塵識亦復如是時頻
毗娑羅王又自思惟若以情塵識和
合故而有善惡受果報者便為常合
不應離絶若不常合是則為斷尒時
世尊知王心念即便答言此情塵識不
常不斷何以故合故不斷離故不常
譬如緣於地水因彼種子而生芽莖
種子既謝不得名常生芽莖故不得

名斷離於斷常故名中道二事因緣
亦復如是尒時頻毗娑羅王聞此法
已心開意解於諸法中遠塵離垢得
法眼淨八万那由他婆羅門大臣人
民亦於諸法遠塵離垢得法眼淨九
十六万那由他諸天又於諸法遠塵
離垢得法眼淨時頻毗娑羅王即從
坐起頂礼佛足合掌白佛快哉世尊
能捨轉輪聖王之位出家學道成一
切種智我昔愚癡欲留世尊臨治小
國今覩慈顏又聞正法方懷慚愧追
悔昔過唯願世尊以大慈悲受我懺
悔我於昔日白世尊言若得道時願
先度我今日始蒙宿願成遂荷世尊
恩得履道跡我從今日供養世尊及
比丘僧當令四事不使有乏唯願世
尊住於竹園令摩竭提國長夜獲安
佛即荅言善哉大王乃能捨於三不
堅法求三堅報當令王願得滿足也
時頻毗娑羅王知佛受請住竹園已
頂礼佛足辭退而去王還城已即勑
諸臣令於竹園起諸堂舍種種莊飾
極令嚴麗懸繒幡蓋散花燒香悉皆

過去現在因果經卷四　第三十六張　言吉

辦已即便嚴駕往至佛所頭面礼足
而白佛言竹園僧伽藍修理已畢唯
願世尊與比丘僧哀愍我故往往彼
也尒時世尊與諸比丘及無量諸天
前後圍繞入王舍城當於如来蹈門
閫時城中樂器不鼓自鳴門狹更廣
門下更高一切丘墟皆悉平坦臭穢
塵垢自然香淨聾者得聽瘂者能言
盲者得視狂者得正拘癖疾病普皆
除愈枯木發花腐草榮秀涸池增瀾
香風清靡鳳雀孔翠鳧鴈鴛鴦異類
衆鳥繽紛翔集出和雅音有如是等
種種祥瑞既入城已與頻毗娑羅王
俱往竹園尒時諸天滿虛空中時王
即便手執寶缾盛以香水於如来前
而作是言我今以此竹園奉上如来
及比丘僧唯願哀愍為我納受作此
言已即便捨水尒時世尊默然受之
說偈呪願

若人能布施　斷除於慳貪　若人能忍辱
永離於瞋恚　若人能造善　則遠於愚癡
能具此三行　速至般涅槃　若有貧窮人
無財可布施　見他修施時　而生隨喜心

隨喜之福報與施等無異 過去現在因果經卷第四 第十九張 言
尒時婆羅門大臣及餘人民見王奉
施如來僧伽藍皆悉踊躍生隨喜心
尒時頻毗娑羅王施僧伽藍已心大
歡喜頭面礼足退還所住閻浮提中
諸王見佛頻毗娑羅王最為其首諸
僧伽藍竹園僧伽藍最為其始尒時
世尊與諸比丘住竹園僧伽藍于時
王舍城中有二婆羅門聰明利根有
大智慧於諸書論無不通達辯才論
議莫能摧伏一姓拘栗名優波室沙
母名舍利故舉世號為舍利弗二姓
目揵連名目揵羅夜那各有一百弟
子普為國人之所宗仰二人乎共以
為親友極相愛重咸共檐言若先得
聞諸妙法者要相開悟無得獨惜
尒時阿捨婆耆比丘著衣持鉢入村乞
食善攝諸根威儀庠序路人見者皆
生欽敬時舍利弗忽於路次逢見阿
捨婆耆善攝諸根威儀庠序彼舍利
弗善根既熟覩阿捨婆耆心大歡喜
踊躍遍身停步瞻視不能暫捨即便
問言我意觀汝似新出家而能如此

攝諸情根欲有所問唯願見荅汝今
大師其名何等有所教誡演說何法
時阿捨婆耆即便安庠而荅之言我
之大師得一切種智是甘蔗種天人
之師相好智慧及神通力無與等者
我既年㓜學道日淺豈能宣說如来
妙法然以所知當為汝說即說偈言
一切諸法本　因緣生無主　若能解此者
則得真實道
時舍利弗聞阿捨婆耆說此偈已即
於諸法遠塵離垢得法眼淨見道跡
已心大踊躍身諸情根皆悉悅豫而
自念言一切衆生悉著於我所以輪
迴在於生死若除我想即於我所亦
皆得離辟如日光能破於闇無我之
想亦復如是悉能破於我見闇障我
從昔来所可修學皆為邪見唯今所
得是正真道作此念已礼阿捨婆耆
足還歸所止時阿捨婆耆至前乞食
訖還竹園時舍利弗還至住處時目
揵羅夜那善根已熟見舍利弗諸根
寂定威儀庠序顏容怡悅異於常日
即便問言我今觀汝諸根顏貌與常

有異必當已得甘露妙法我昔與汝
共結誓言若聞妙法要相啓悟汝有
所得願為我說時舍利弗即便答言
我今實已得甘露法因捷羅夜耶聞
已歡喜无量歎言善哉時為我說舍
利弗言我今出行逢一比丘執持衣
鉢入村乞食諸根寂靜威儀庠序我
既見已深生恭敬既到其所而問之
言我意觀汝似新出家而能如此攝
諸情根汝有所聞唯願見答汝今大
師其名何等有所教誡演說何法時
阿捨婆耆即便安庠而見答言我之
大師得一切種智是甘蔗種天人之
師相好智慧及神通力無與等者我
既年幼學道日淺豈能宣說如来妙
法然以所知當為汝說即說偈言
一切諸法本 因緣生無主 若能解此者
即得真實道
尒時因捷羅夜耶聞舍利弗說此語
已即於諸法遠塵離垢得法眼淨尒
時舍利弗與因捷羅夜耶各於佛法
得甘露已共相謂言我等已於佛法
各得利益今者宜應共往佛所求索

出家作此語已各歎弟子而語之言
我等今者已於佛法得甘露味唯有
此法是出世道我今欲往求佛出家
汝等云何諸弟子等咨其師言我等
今者有所知見皆大師力師若出家
我志隨從於是二人即將二百弟子
往詣竹園既入門已遥見如来相好
莊嚴諸比丘衆前後圍繞心大歡喜
踊躍遍身尒時世尊見舍利弗及目
揵羅夜那與諸弟子相隨来已告諸
比丘汝等當知今此二人將諸弟子
来至我所欲求出家一名舍利弗一
名目揵羅夜那當於我法中為上弟
子舍利弗者於智慧中最為第一目
揵羅夜那者於神通中復為無上至
佛所已頭面礼足而白佛言我於佛
法已得道跡樂欲出家願時聽許尒
時世尊即便喚言善来比丘鬚髮自
落袈裟著身即成沙門時彼二百弟
子既見其師成沙門已俱白佛言我
等亦欲隨師出家唯願世尊垂愍聽
許於是世尊即復喚言善来比丘鬚
髮自落袈裟著身即成沙門尒時世

尊為舍利弗及目揵羅夜耶廣說四
諦二人即得阿羅漢果又復為彼二
百弟子廣說四諦即於諸法遠塵離
垢得法眼淨乃至亦成阿羅漢果尒
時世尊即與一千二百五十比丘皆大
阿羅漢於摩竭提國廣利衆生諸比
丘中多有人名目乾羅夜耶世尊故
名此目揵羅夜耶為大目揵羅夜耶
尒時偷羅厥叉國有一婆羅門名曰
迦葉有三十二相聰明智慧誦四毗
陁經一切書論無不通達極大巨富
善能布施其婦端正舉國無雙二人
自然無有欲想乃至亦不同宿二
室又於往昔種善根故不樂在家受
五欲樂日夜思惟厭離世間精勤求
訪出家之法如是推尋不能得已即
捨家事入於山林心念口言諸佛如
来出家修道我今亦當隨佛出家即
便脫去金縷織成珎寶之衣價直百
千兩金而著壞色納衣自剃鬚髮尒
時諸天於虛空中既見迦葉自出家
已而語之言善男子甘蔗種族白淨
王子其名薩婆悉達出家學道成一

切種智舉世号為釋迦牟尼佛今者
與千二百五十阿羅漢在王舍城竹
園中住
尒時迦葉聞天語已歡喜踊躍身毛
皆竪即便往趣竹園僧伽藍尒時世
尊知其當来而自思惟觀其善根宜
往度之作此念已即行逆之到子兜
婆而逢迦葉時彼迦葉既見相好威
儀特尊即便合掌而作此言世尊實
是一切種智實是慈悲濟衆生者實
是一切所帰依處即便五體投地頂
礼佛足而白佛言世尊今者是我大
師我是弟子如是三說佛即答言如
是迦葉我是汝師汝是我弟子佛又語
言迦葉當知若人實非一切種智而
欲受汝為弟子者頭則破裂以為七
分又復告言善哉迦葉快哉迦葉當
知五受陰身是大苦聚于時迦葉聞
此言已即便見諦乃至得於阿羅漢
果尒時世尊即與迦葉俱還竹園以
此迦葉有大威德智慧聰明是故名
之為大迦葉
尒時世尊告諸比丘普光如来出興

世時善慧仙人豈異人乎即我身是
緑路所過五百外道所共論議及隨
喜者今此會中優樓頻螺迦葉兄弟
及其眷屬千比丘是時賣花女者今
耶輸陁羅是善慧仙人髮布地時傍
有二人掃佛前地及二百人隨喜助
者今此會中舍利弗大目揵羅夜那
并二百弟子比丘是虛空諸天見善
慧仙人以髮布地悉皆隨喜而讚歎
者我初得道鹿野苑中始轉法輪八
万天子及頻毗娑羅王所將眷屬八
万那由他人及九十六万那由他天
是汝等當知過去種因經無量劫終
不磨滅我於往昔精勤修習一切善
業及發大願心不退轉故於今者而
得成就一切種智汝等宜應勤修道
行無得懈怠時諸比丘聞佛所說歡
喜頂戴作礼而退

過去現在因果經卷第四

癸卯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彫造